國朝名臣錄

後六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一

金尚容　文忠公

字景擇號仙源安東人嘉靖辛酉生萬曆壬午進士庚寅登第薦入史局歷三司吏郎大成大諫大憲兵吏判官至右議政丁丑殉節于江都年七十七

生而端頴異凡兒稍長卽不妄言笑在羣兒中動止自矩識者知其爲宰輔器十三從赴先君楊口縣邑居山水多童子觀遊之樂跡不出衙門終日屈首佔畢居室之內寂若無人

壬辰亂初公與申文貞欽同在鄭相澈幕下俱以淸裁鑑

察著聲大小幕僚之辟皆願得二先生爲重故道路戎
馬之間勞勩最多亡何 皇帝遣監察御史陳效監東
征諸軍以問禮官往義州還朝擢拜同副承旨公資序
尚淺於格不當注擬而出於特命蓋異數也
辛丑春拜大司諫公感不世之遇思有以一言報答會召
對策邊事公卿滿前公進曰方今言路杜塞宮禁不嚴
此皆 聖德之大累治道之痼病臣請先務內脩以立
禦外之本可乎 上曰爾謂不嚴何事毋敢有隱對曰
臣聞其因自負膂力其弁陰圖節鉞人皆以爲妄已而
果驗民庶竊疑之然此豈 殿下所知者哉必有小人

從吏為交通之階者乞賜痛斷 上未答 玉色甚厲
左右縮頭莫有繼之者故相沈公喜壽宗伯李廷龜等
啓曰此事民間讙言已久臣亦聞之諸臣無不聞之特
畏懼不敢盡金某獨言之可謂鳳鳴朝陽於是 上改
容温諭旣退戚里禁臠家相傳 上震怒有所責問宮
中惕息累日云
有失志醜正者伺 上意使所善嶺南人投疏故擧己丑
治獄大臣以激 上怒時事日變又有素忮而其子姓
尚翁主新得倖者夤緣鑽入職長銓衡遂肆意斥陟首
逐公為定州牧使長子死未葬不顧而行抵官十日詔

使顧天峻崔廷健遽至使體與古學士大異有急難應

副者陽怒他事甚生鬧端一州驚擾幾欲爲亂公能勿

動追至嘉平卒成禮而去公不以遷客自处精勤於職

爬搔垢弊宿瘼爲之一洗又以閒飭學宮修學文事肄

諸生親加奬誨遂彬彬成就開廢渠灌田数千頃民大

蒙利公雖不好赫赫聲而報政爲一道冠屢蒙褒賞秩

滿還朝髩白擁車道爲之杙後追思碑之

癸丑四月朴應犀獄起　先朝重臣名士少獲免者公亦

被逮光海親問察其枉即日命擇奸黨深忌公必欲淂

以甘心而平日行事雖善毁者無可指摘竟不能以有

加也公入獄置對自若出亦自若見者益驗其操守不
惑
庚午公年七十上章請致仕 上以時事艱虞温旨勉留
再讀又不許以何蘧罷時 章陵有可修可無修未及
請 章陵者即 上親考定遠大院君追尊為 元宗
大王之陵也初議宗奉廷論久爭執既舉典禮 上猶
内疑羣臣不盡心特推禮官之長以示驚動
壬申拜右議政有士族女坐沮呪繫金吾者其事不明無
可證衆口譁然稱冤而諸勳貴多有為一邊地 上入
前言命會三省雜治之公以為疑獄不可徑殺上章持

已見固辭按獄之命 上雖允其辭而內不悅頻示微
旨公不安居位遂請急斷釋端揆章七上 上亟遣近
臣慰諭不已不獲已復出時設追崇都監都提調㐅用
大臣監臨首相尹公病辭先生次當代涖黽勉承之公
始與大臣百僚共力持不可至是不強遊盖議禮行禮
未定旣定之異勢也
先是參議俞伯曾上疏力詆大臣其言絶椎㦲於罵詈乃
甲亦極論時政闕失因指斥掖庭 上大怒並嚴譴先
生劄陳狂戇之言宜加寬貸不納時言路久閉稍涉忌
諱搖手相戒間有明白是非者輒疑護黨故無敢爲

上言之先生居常憂歎自以備列大臣不可循嘿以負
國恩素言不避或諷其不知時變先生喟然不答果以
是去位
司諫趙絅上疏論左相洪瑞鳳受人賂馬請遞之左相嗇
公言絅小人後必為厲階絅聞而啣之至是乃發然實
不知其所言　上亦疑之召絅問誰受絅不肯對擧左
相他汚狀欲甚其罪　上益疑之欲廷尉問問諸大臣
公以為朝廷固重臺諫顧未愈於重大臣絅所言非細
事不可不核適首相昇平公議亦如之於是下絅理外
議譁然非之臺諫又爭執　上反咎前議是非無主右

絅者至謂大臣專主護黨棼乱已甚公愈不樂在朝浪
請致仕章三上不許温諭特示悔意
丙子十二月十二日義州告急書至倉卒下教老病宰臣
先出十四日命尹相昉奉 廟社先詣江都公從後行
道頓撼疾䘹幾不得遂是日賊兵過松京撥軍盡走羽
書不時至 上將出戎有司城中擾乱號令不得行百
官失氣多有徒步奔走者士女塡道哭聲沸天至晩
車駕始發侍衛艸草不成列未及城門報賊哨馬已至
西郊上下錯愕不知所出羣臣或勸 上姑幸山城
遂回駕由水口門入南漢而江都路隔斷矣賊圍山城

半月諸道勤王師無至者忠淸監司鄭世規引兵先至遇賊軍潰後來諸軍觀望不進城中日益危急江都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留守張紳皆擁妻孥挾私重不思守戰偷惟日事宴安人有規警必盛氣逆折旁觀者無不寒心公憂恚特甚舊曰行在受圍日久危在朝夕今鄭世規敗道路傳言已死湖西無主事者江都檢察一人足了副使宜急往湖西收散卒糾義旅督湖西兵在後者以鎭軍民之情赴　君父之急機不可緩敏求殊無意行至涕泣危惧座中皆憚慶徵敏求無浪明言但視其意所在爲遷就之說而已公又言山城消息

不通急募死士門　上起居探賊形勢十注必有一達
臣子之義豈可束手坐觀乎慶徵等益惡聞相與詆之
曰自有權此者非避亂大臣所預公遂不復言亾何通
津假守金迪報賊大至張紳慶徵皆不信曰唉怯夫江
水流澌賊安能飛渡軍事視如他日至正月二十一日
賊渡津口用平底二小舠載十數降人嘗試我忠清水
使姜晉昕先走檢察留守諸官一時奪舸遁去賊遂進
兵圍城公知事不濟與家人訣上南城譙門中觧所服
戎衣授傔人放火自燒意留以爲浚也孫壽同年十三
時在側命僕掖歸挽衣泣不去曰當從翁逝尚何歸僕

亦不去遂同死實二十二日壬戌也

公爲人愷悌誠實容貌粹夷其內如外與人処和易絶無畦畛而中實毅然有不可奪之志少時侍王母疾不解衣者三月以身代親忘其勞晩築楓溪水石先君子悅其勝肩輿日徃来而性喜客所至無虛席公輒營具拚味以進及佳辰壽節座客無間貴賤下至伶工伎樂必致親意所觴者靡不曲盡仲氏長湍君瘟病死親自棺斂不避叔氏參奉君没大夫人痛不欲生公恐重傷其意自外歸和色而後見慰諭百方而其自與諸弟私痛若喪手足不令二親知也俸祿半入孤寡貧窮之家家

無餘蓄嘗召匠修屋旣周視私語人曰所出入多未見
貴家空空若此雖習於公者外覩池台花竹之美意公
非寒儉而實不知家人内困也患世俗侈靡無度享先
以美沒禮貧者多由廢祭非先王制禮之意著祭式以
訓子孫燕居不御采服常食不設鹹饌取古人勢不可
倚盡福不可享盡等語書諸座隅以寓戒
性嗜書無一日不開卷多蓄古今法書名畫環列左右殽
伎駁雜之戲無所好爲文辭達而理勝詩亦清腴合度
不以此自名筆法端麗小楷深得二王遺模　國家廟
主多公筆最精於鳥跡史籀之體獨擅一代薦紳間求

篆墓石者無兩適至有改碑而更磨之必得公篆以為重也

三入銓曹不濡滯或坐事徑去而初無戀位意忤幸相七年三黜皆閩塞嶺海之遠人所厭若而夷然处之其為宗伯贊相大禮進止雍容不爽尺寸庭之伐目屬之視作穆陵領其事者好矜氣數以小苛禮相侵公受而不較屢長部治金吾凡所斷讞以情輔法不輕為操切一歸於公直忠厚自持送卿月以至三事入而告猶履坐與諸公講畫其陰德於小民而可著為絜令者不易數獨公素謹於温室當世外乘又甚鹵莽以是人鮮知

者金清陰撰行狀

在江都或勸具舟以備緩急公歎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不可知 宗社元孫皆在此万一不幸有死而已安所偷生自是無敢復言清陰撰神道碑

金文忠公尚容在 宣廟朝陳于榻前曰士大夫書札之行於兵吏曹者已是可駭事而近日則婦女諺札公行於兩銓至有由此得官者此習不止終必爲亾國之兆也至光海朝其言果驗

仁祖改玉之初諸勳臣意欲盡革舊事雖其不可廢者事在光海朝者則必欲改易乃已金相國尚容進于 上

曰人之勤于梳頭者或千梳或百梳而猶不能盡祛膩垢夫日以千梳之勤不得盡祛一頭之垢則何能以一人之力一朝而盡易一國之事乎爲國之道視其太甚而更張之可矣不察事之是非一以革舊爲心則民不勝其擾也（並東平尉鄭載崙公私見聞）

丁卯胡差劉海與姜弘立朴蘭英由開城府豊德入行朝報至都中以賊兵已迫一時奔潰金尚容急令手下所率放火于御庫兵戶曹大倉宣惠廳京營庫亦有木綿諸庚國儲於是蕩然尚容即走江都露梁津頭有粮千餘石亦盡散失呂祖吉收得數隻舡僅載二百石而去

雜錄時公為留都大將呂相吉為副

領府事金尚容在南門上見清兵四圍擲火藥櫃而坐尹昉步至門下曰相公必欲死乎欲死則吾亦欲同死府事曰何必死蓋知昉不欲死故也昉乃過去府事謂侍人曰胷中鬱塞欲吸烟艸爾其取火來侍人以府事曾不吸烟不從其令府事又令急取而來仍麾他人之在傍者令遠去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兼曰相公獨為好事耶終不去府事遂投火於櫃中人物與門樓皆飄颺無所見亂離日記

李廷龜 文忠公

字聖徵號月沙延安人嘉靖甲子生 宣祖十八年乙酉進士二十三年庚寅登第選入史局歷春坊吏郎承旨京畿監司户禮兵吏判典文衡 仁祖朝拜相至左議政乙亥卒年七十二

生八月能行走自學語知文字六歲姆抱坐門外見醉人過前橋時楊花飛笛聲起公語其事言如歌曲姆奇之告議政公議政公問曰汝能以此爲詩句乎公應口對曰扶過小橋外楊花爭亂飛何處數聲笛吹來醒醉耳又見公子醉過作句曰金輪踏香艸白馬郎醉去世稱

神童 趙浦渚翼撰行狀

奇自獻與公同閈公七歲時奇嘗解錦帶以與公公不受或問其意公曰奇帶豈可受也 張谿谷維撰行狀

壬辰夏日本入寇 上召公御試邊事公以假註書入侍公英姿秀出 上固已屬之記注之際鳴毫颯颯敏捷可觀 上奇之從香案上數數下視御研墮落墨漬公衣促命中涓拂拭人為公榮之

宋經略應昌来駐定州欲資講學請見文學之士公與黃文敏愼應選講大學章句經略推鵝湖不許沿襲洛閩公為著說力辨同異多所發明大被賞譽剞劂而行之

已而經略大會諸將麟玉相錯亾敢闖門而與巡按御史獨引二公進之慰奬甚勤見者無不嘖嘖豔稱陰錦溪

憲撰神道碑

公嘗直春坊梁按察猝至闕下　宣廟蒼黃出接御前通官未及到政院請召公入侍應對甚稱旨按察亦喜曰春坊學士乃能解華語耶　宣廟謂承旨曰不料李廷龜多才至此也自此益蒙知眷　命超七階授三品准職谿谷撰行狀

關王廟祠成天將涖奠臨行請　上同奠倉卒行出奠須有文　乘輿已駕請宣召知製教　宣廟特命公製之

公承命立製以進有鳳眼虬鬚森然若見赤兎偃月新
回酣戰亦句　宣廟大稱賞賜錦段其後　親祭揚逰
擊祭文及答經理揭帖皆命公製進輒賜錦段每接見
天將以御前傳譯入侍時天將蒲城大提學久曠槐院
酬答之事皆委之公公旣奔走接遇又酬酢文書其製
作多在公廳紛擾之中或立書口號夜以達曙嘗病數
日不得詣闕　宣廟問近日李某何去其眷顧如此浦渚
撰行狀
戊戌秋賛畫主事丁應泰誣奏楊御史爲脩郄地　宣祖
爲奏白之應泰恨我移仇又爲悪語誣奏多有不忍聞

者 天子下其書中朝官積議之虞在不測 上避殿
席藁遣使顏宼特拜蘂城李公恒福為右相充工使銓
曹初以他重臣有名者為价李公欲得文苑第一流而
難其人請以申公欽為書狀 上下教曰予觀李某長
於辞命其文章蘊藉典重且有計慮以踰此人者李公
白本欲上請以其官小故不敢於是陞公嘉善大夫工
曹參判代副使公上疏辞謝 上曰國事甚急卿毋讓
至京納奏又請閣部省寺科道皆有奏記三十九篇公
悉為之廷臣覆奏該國奏文明白洞快讀之滂浲浲欲
下淂旨應泰私忿妄訐幾誤大事着面籍聽勘該部移

咨㦤諭本國俾知朕終始字恤德意復命 上大喜引
見賜臧獲田租如功臣重加一階
始議奏辨遝詞臣數人各撰奏以進 上竟用公文就應
秦所誣隨辨甚晳至廟號一款直示小邦自前世以來
國內臣民謬為私尊沿襲未革事實妄作意非干犯首
相柳公成龍謂此大事誅責不小不可首實議有異同
上以為君臣猶父子安有可諱遂定不改逮會議諸詡
者讀奏至此相顧謂曰事君無隱真禮義之邦也
地部缺判書 上命勿計資秩擇擬 上意先已注公遂
增秩長度支公屢辭許遞未得代會遇 王妃喪大臣

以為此時非其不可請還度支兼提調國葬都監國無

羸蓄事多趣辦公裁处得宜大事毋乏先是市法無藝

暴斂薄佑下不堪命公請發諸司公帑先予後取束猾

胥之弄奸者而親自揀閱一繩平準事集而費省人大

悅服 並金清陰尚憲撰神道碑

移拜禮曹判書　大行王后發引至因山翌日將下是夜

靈幄殿火　梓宮幸得奉移而万衆讙譁大亂公令曰

諸執役人等各持其物以避火晉後令否者有重辟火

既滅公按簿點閱無所遺失乃遣郎官馳　啓遂告于

世子及摠護使摠護使喜曰得公為禮判復何憂哉乃

先行慰安祭用初卜吉時下玄宫如儀公又言曰今日
不幸遭大變而冊寶諸器物幸無損汚請令三司六卿
諸官一一審視然後掩壙皆曰然由是旣事退而人無
異議公之力也谿谷撰行狀
嘗於筵中金公尙容以大司諫極論宫禁不嚴請謁恣行
上震怒曰爾爲諫官何不盡言彈劾左右悚慴莫敢言
或以爲狂戇失言公曰尙容之言非失言也自　上當
體念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上意稍解曰予無如是之
事然當申戒宫中也
詔使顧天峻崔廷健来公爲遠接使以朴東說李安訥洪

瑞鳳爲從事金玄成車天輅爲製述官權韠以白衣行
韓濩遞加平行世傳幕府文會之盛古所未有辭朝
宣廟手脫所御貂帽以賜公跪奉以退 御汗猶在終
身戴首剝落已盡而不改 並浦渚撰行狀
甲辰正月因天變應 旨上萬言封事請修軍政以飭武
備振紀綱以尊國體結人心以召和氣開言路以集羣
策恢公道以廣人才修實德以應天譴
乙巳求外拜京畿觀察使以厲風教修廢墜爲先務建圃
隱書院于龍仁重新崇義殿請以其裔孫王鶡爲殿監
修治水原竹山二山城儲峙粮械爲緩急備 並谿谷撰行狀

時方設局纂東國詩文尹文貞根壽李延陵好閔生其事
白上李其雖任藩寄此局上不可無此人許令往來
參定神道碑
兼知義禁會有無名子書泮宮廡壁暴當路隱慝栦匡遂
起大獄𠋫者甚衆賴公救解頗得全活　宣廟尋廣詢
理官公極言寃狀遂盡釋之
拜兵曹判書先海初襲位過自危疑發兵圍宮城久而不
罷將士暴露甚苦人莫敢言公爲啓罷之亂後軍功輸
粟人亦國家無甚酬報而勒令輪回上番謂之一朔禁
軍人皆稱寃公又啓請罷遣第令有事則赴防而已大

行發引時所用軍丁六千餘名例當徵發諸道公請以
五部坊民調用之遂為定式天使時外方人丁朋役都
監者累千名馬亦以百數大為民獘公建請量宜收布
以雇募內外皆以為便而羡布尚有三千餘疋遂用此
重建兵曹擬並行谿谷狀
賜祭勑使熊化来命公館伴相得甚驩每語必稱先生見
公唱和詩曰字字唐人䰟臨別眷恋不舍以皇華集叙
文見屬淩公朝京熊為御史聞公至邀至其第禮甚備
使事多有所濟
復為禮判進言魯山君墓在嶺外荒遠之地雖四節本官

令品官設祭而不成模樣夫人之墓在楊州樵童不禁香火斷絕自古帝王雖前代革世之君皆有崇奉享祀之典今宜別建祠宇以奉神主每年寒食及兩忌日遣官設祭四節則守令親祭墳墓所在處另加封植增置守塚人從之浦渚撰行狀

光海欲追尊生母金氏議舉典禮公以為仲子成風之事見譏春秋漢唐以下大抵不足法請遵皇朝孝宗追尊紀太后故事稱妃別廟光海必欲稱后使之覆議領議政李馨亦皆曰宜從禮官議議至三四而公堅執不變光海不聽竟用后稱神道碑

宣廟躋祔公言祔廟後例有耆老儒生歌謠此係彌文況餘哀未盡不必盡行光海不悅命只行獻軸停結綵亦事又言該曹典故文籍經亂蕩盡每遇變禮無可考據請就各 朝實錄中分吉凶軍賓嘉凡儀註節目可據事例抄為一書以便考閱從之

鄭仁弘上劄詆晦齋退溪兩先正太學諸生削仁弘名靑襟錄中光海大怒命倡議伎生削籍禁錮諸生聞之捲堂而去公詣闕陳啓光海為寢削錮之命唯罷掌務官遞大司成公又上疏爭之請同被罪譴不許（並谿谷撰行狀）

公言箕子啓我東方文明之化而崇報之典有闕請立崇

仁殿于平壤以祀箕子以其後鮮于寔爲殿監主其祀
秩視六品子孫世守焉又請遣臣致祭封墓道修祠宇
增置祭田及守僕凡姓鮮于者復其戶毋籍于軍俾聚
居祠下以供祀事從之(浦渚撰行狀)
術者李懿信上疏請還都交河事下禮曹都民驚惑汹汹
公極言無故欲移國都此襲妙淸遺說宗亾國之言函
斥妖言以正君心光海大怒下教切責公再啓逾力會
大臣議亦同事遂寢
癸丑爾瞻亦誅死因謀起大獄 先朝大臣名士無能免
者公與申公欽黃公愼亦十餘人俱被逮光海親問事

雪卽釋國人初聞公等被逮皆曰豈其有此及聞其出
又皆曰天不可誣也至有上手下涕者公伏闕自劾章
六上溫旨慰遣
國舅金悌男殺吳朝廷疑　大妃服喪公言父子之倫不
可廢也進喪服時　大妃居西內不行朝謁公獨以內
璽提調與同僚奉慰奸黨請加罪光海不許只遞宗伯
並神道碑
群兇謀廢　大妃造詗首發其議幽之西宮錮塞門户嗇
大旱用故事閑南門公與鄭公曄同詣西宮謝西樞新
命見宮門牢鎖草沒中庭二公相對掩泣曰不用閑閑

門第開閑門則天乃雨爾瞻聞其言將起大獄或解之
曰此訴諂語不足冤爾瞻怒曰訴諂亦泣耶然因是事
亦得已時危機日急公知禍作不久扶病訪鰲城李公
於東郊与之訣别有斜陽數行淚立馬穆陵村之句
聞者悲之狀行
己未秋中朝有監護我國之議其實疑我有貳光海聞之
憂甚下教李某素善辨誣可差陳奏使郎拜判中樞府
事公屢辭不許引見慰諭明年春至京獲伸奉勑將還
神宗皇帝崩公請于禮部入臨大庭鴻臚引班工部
制服同千官行禮於武英殿内閣諸學士皆來覘許以

知禮既歸奸黨見公為國再雪大誣為人主所重益肉

娟欲加以大罪意猶不足前桊乃言公在北京刊布私

書漏泄陰事請廷尉問先海不許其所以褒予公者備

至而責怡諫排擊有功之人吸吸者遂息始公留館太

子諭德汪煇名臣也求見公文集謝不應又求沿途諸

作公重其人不獲終辞錄示紀行詩数十百篇汪見之

甚愛序其卷而謀鋟梓一時書肆中紙為之貴賕其書

在可見無他語矣

癸亥三月今　上反正是夜使者三輩来趣之家人進酒

涕泣却肉曰吾不知舊君之处也先以書送于大將李

貴効以行事得體徐徐進闕下奉旨詣西宮請　大妃
復位然後會百僚即位遣大臣告祀　太廟於是以公
為宗伯並神道碑
將議私廟典禮公言　殿下旣繼　宣祖之統其於本生
封號自有　先朝故事惟其屬稱未有明據盖　殿下
以孫繼祖而考位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
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立支子以主
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故事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
似為兩盡矣前相李公元翼以下皆以公議為是從之

大妃下書數罪光海令奏請誅之公與李公元翼申公欽

請對極陳不可得回 慈聽廢妃柳氏病卒請遣礼官

及其親屬護喪用王子夫人葬禮其反哭也自往迎之

人多公有禮

李适叛 上將卻公請守都城涕泣極諫 上意感動諸

功臣爭勸出避公不能止初命公隨 三宮往江都公

自請扈駕 上慰勉不許翌日變計同行湖西至水原

請下 慈教諭諸道曉以逆順至天安捷聞俄有訛言

行在戒嚴公進曰妄也賊已敗安敢復來已而果然命

公先往公州相視然後進駐 上御行宮受賀庶事蒼

黄掌故吏無一人至者手艸儀註口占露布賛相 廟
禮設科取士皆於公手叢行 上還公又奉 廟主先
入都 並神道碑
丁卯奴賊入寇拜兼兵曹判書公辞 上曰國事至此非
卿不可當此任邑 駕入江都和事已成虜遣劉海來
来定盟約公与金藎國張維承 命往見於燕尾亭劉
海初言當絶 天朝公據大義痛斥之海頗以虚辞恐
喝久之忽拱手曰素聞朝鮮禮義名今聽諸公語果然
國危如此而猶守忠信不肯变節誠可敬也遂不復相
逼海索歲幣馬牛甚多公又力爭不許只許若干土物

為犒資海又欲於會盟曰 上親莅盟壇公又請以炎爭海亦不復強也後海歸 天朝每稱我國忠義云谿谷撰行狀

公前在本兵建設營將無事則聽操有變則赴敵中頗廢弛至是又言敵雖退不可忘備請申明營將之法下所司行之

戊辰七月拜右議政金國汗書有慢語公上劄請簡使損幣報書虜主善辭鐫責俾自知悔乃論敵國啓侮以我無備也今日急務莫先養兵議者多言歲飢民困然民困孰如國亡賊來豈待豐年其懇至如此又於經筵請

明教化正風俗崇儒術養実才召致鴻碩叔𭁈康莊益
進聖學務祛病痛 上嘉納(道碑神)
劉興治擅殺島帥陳繼盛朝廷議擧兵擊之公言不禀朝
命徑行討誅非外藩體及入對又力陳不當擊 上入
前說不從兵旣進興治已去或言當勦島中老弱公又
論其不可竟罷兵(谿谷撰行狀)
癸酉雷震仁政殿公登對極陳應变弭灾之道在人主一
心本源澄澈事事誠实則天意可感矣已而進先祖文
康公所著大學衍義輯畧推衍其說陳崇敬畏戒逸欲
嚴內治察民情四條皆因病投藥以致終始眷眷輔益

之義 上手札褒答賜丢具

時追崇議久未定一二臣從史賛成終至入 宗廟享昭

穆公或聯啓或獨啓引經據禮辞婉理明雖遭震薄可

言輒言言不入輒自劾求去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

廷虎副提學金光炫亦數十人皆以論禮忤旨譴黜公

一力伸救 並神道碑

公德性和厚風度淸爽与人語和氣盎然無纖毫矜持正

當是非去就之際未嘗有所枉屈鄭文肅公曄論當時

人物輒稱公曰和中有確世罕其比

壬辰之亂公奉三登公赴 行在至楊州遇賊匿山谷中

三登公不食數日公涕泣出山求食時賊鋒充斥人烟
斷絶公彷徨無所之忽見一老人坐巖上前置一簞飯
公就拜乞焉其人擧簞与之公辭其半其人曰歸作数
日供可也不顧而去有婦在高陽不知存沒公往省之
至城山遇賊幾爲飛丸三及身而皆不中傷唯穿穴衣
袴而已竟省婦而還京畿監司沈岱軍澄波渡三登公
登公瘦甚欲留一夕公見沈無備知必敗立催發行数
里而賊襲沈壘屠殺殆盡其阽危幸免如是者甚多
五代祖墓在樓院香火久不擧公爲定祭式子孫輪行文
康公舊基未有祠宇公爲重建以昇主祀者

公受知 宣廟恩遇之隆迥出今古中遘否運慍于羣小
而操履貞固立朝四十六年九長春官再秉文衡赴京
師儐華使者各四艱危之際竭慮盡誠紓國難雪國誣
增國家之光華者赫赫在人耳目故雖當昏朝奸讒齮
齕必欲置之死地每值國有憂虞事關中朝者不得不
擧公以應之以故屢廢屢起終得免於奇禍
文章天才絶人贍敏暢達絶無滯澁之態 宣廟最悅公
文初以辨誣奏見稱於中朝東征諸將見其奏者每對
上必稱好文章魯認者我人也漂到江浙還亦言南
方士子多傳誦者賀節使臣還自燕京亦言玉田有儒

生出示公奏本寧遠寺僧亦誦公所贈詩問月沙無恙否壽撰楊御史碑楊得墨本大喜衆中誇示曰朝鮮李尚書文也汪學士煇既得公詩録行署丞葉世呉奉使滇南以其板本自隨曰當廣布江南以為鄉里榮耀公壽赴燕鎮江守將丘坦聞公至出候道左設綵棚供帳以迎其為華人所敬慕如此撰并谿谷行狀

初母夫人娠公當娩有虎來伏户外人不敢逐既娩乃去鄰里共驚異之至公貴顯咸謂文章炳蔚之徵

壽奉使關北還道楓岳有父老数十越疆迎謁自言歙谷民相公在度支壽活吾邑不敢忘德各奉酒叩謝然後

去
王世子臨吊歸語僚屬曰李傅位三公居第甚陋其儉約
可貴也 並神道碑
辛丑八月 上聞進同知事李廷龜曰亂後田制蕩然無
形量田雖曰騷擾而臣意以爲不然京官下去則雖剛
明之人必不能詳察自今年收穫之後令其邑宰巡審
境內從實報聞然後發遣御史考覈虛實如有隱漏者
重治其守令則必不至騷擾矣但此不可施之於一郡
一縣必使八路並行然後民役無輕重之偏矣當今最
急者無過於此 宣廟寶鑑

朴東亮

字子龍潘南人號梧窓冶川紹之孫　宣祖己丑司馬庚寅登第選入史局壬辰兼縡六曹通符年二十六爲都承旨歷大司成大司憲吏曹參判京畿江原平安觀察使户曹判書錄扈聖功封錦溪君階崇祿癸丑以七臣竄　仁廟反正後又配康津癸亥放還乙亥卒年六十七

九歲侍王母所夜暴雨震雷公整衣起坐王母怪問兒何爲獨坐敬應曰聞迅雷必變王母大異之（金清陰尙憲撰神道碑）

壬辰西狩之擧出於倉卒天又大雨夜四鼓下公隨駕暮

抵坡州路且百里上下餒之 上爲少留公時爲兵曹
佐郎与同舍郎一人發槖茄糗追至則駕已渡臨津船
艤北岸有令鑿沉津船東岸只有一船藁工挨柂離岸
丈公望見有憲官列坐一躍而登一手拉倒篙工一手
援同舍郎入船相趣而進夜已深矣 上獨御單舸環
衛散亡無復威儀命公同都承旨李恒復召収捨夫公
手一炬行且呼渇夫六十人以報 車駕始成行公失
馬與同舍郎並騎一贏馬始達東坡申欒全翊全撰行狀
至松都公与判書金應南直宿 行宫衛卒夜驚大噪金
公蒼黄欲排門出公持之良久乃定自是金公服公膽

量每有事必以屬公兼備邊郎俄遷正言大臣以備邊
事重啓遞仍舊張谿谷維撰墓誌
駕留平壤臨津師潰賊鋒日逼 宣廟召羣臣議去住皆
以咸興可往公以爲我往寇亦往與尹公斗壽李公幼
澄請守浿江爭之不得平壤民猝聞 大駕將出相率
遮路呼噪亂擊曰棄我而去是殺我也寧死於 駕前
毋饒賊刃公入見承旨謂民情如此須姑停行慰諭然
後乃可發也遂稟徑書停行字揭示亂民稍退
駕次寧邊決渡遼內附計命先海奉 廟社主分朝大小
臣僚先已遁去者多分朝之後扈從 大駕僅十餘郎

屬只公一人公旣綰六曹通符又兼倫郎春秋館漢學

教授內兼亦職至博川天黑樹密前衛單甚公涎書判

書李公恒福騎掠 御馬過嶺前茅先導 宣廟問知

爲某某益重之狀 並行

大憲公以老病屬分朝在路病亟公乞留侍病 上許之

大憲公聞公驚起疏言臣老病力不能羈靮誠不忍又

使臣之子先父而後君也遂促公隨 駕 墓誌

車駕久駐義州天兵出緩賊勢小戢朝臣之散去者稍稍

來集醜正之徒窺覘媒進或投疏或進啓陰嗇 天心

以甚當事者論議憤激勢將波及於李文翼公德馨全

相應南亦数公公在銓地持平其間務在鎮靜喜事者
滋不悅公遂謁告不出先輩長者如梧陰藥圃諸公貽
書勸駕而牛溪先生書最為婉篤至躬自過存勉以世
道之責
義州為狹斜都會從行朝士久客經歲自非篤老昏不免
沉酣公鄙之非公事未嘗造請昏夜則輒閉門不出
公素習華語從 上接待天將日或十餘遭每當酬酢悉
咨於公公嫺於辭令敏於周旋天將無不目屬之
丁酉倭警復急 中殿出次遂安公以兵官護行用宗室
攝摠管宣傳官糾率侍衛夜濟麻田前津夜分船小官

入相失公杖箠指麾賴以利涉
為江原道觀察使過寧越郡酹 魯山墓曁納節侍經席
進啓 魯山之墓香火久斷芻斤不禁 中廟嘗遣承
旨申飭致祭宜舉廢典 宣廟亟遣承旨祭之謚行
為平安道觀察使公素長於理劇能以餘力課學子閱戎
士各有條序左右俱宜每按部所至詢疾苦賑困乏緣
江要害積氷成城以遏虜衝閫帥咸允文恃奥援横恣
不法公詰問得實具聞于 朝竟絀允文族子燁為府
庶尹薄有治辨聲而酷暴嗜殺鐫責不悛遂 啓罷之

林夫人先自叔子信川治所移從仲子于黃州往來有煒
公又迎至平壤朝夕備養江湖樓觀遊勝稱壽子姓兄
弟左右娛侍遠近艷稱
戊申 宣廟大行以公為守 陵官其冬林夫人卒公號
擗出外以俟朝旨先海初許遞公聞命奔喪未幾有旨
促還將葬暫許歸覲 宣廟於艱難中視公如家人父
子公亦感鏤至骨自居方喪若喪考肰又復思戀老母
憂心欝結及遭兩慽言貌憔悴左右不忍見並神道碑
壬子鳳山守申慄嫉人上變士夫多見逮衍楊相桃公以
判義禁治獄心愍之有可以辨其枉者輒隨事為之地

爾瞻之徒側目嗛之光海忽下教曰人臣護逆宜同逆
律判義禁某營救逆賊其速金吾爾瞻使其黨劾請拿
鞫只命削職
癸丑大獄起因羊甲誣引延興爲禍首而連及所謂七臣
者方
宣廟大漸已慮永昌異日之禍爲手教二通
一付光海令善視同氣一以賜七宰臣使保護大君而
奸人樂禍者煽蜚語謂閔闇希覆與柳永慶矯作遺教
禍機之伏久矣至是發於羊甲之供言官柳活亦承树
奸指論七臣奉承矯旨不自辨明削去仕板旣而有鄭
浹之誣公與諸名公同就對獄訖見釋至丙辰秋廢

毋之論復起公與諸公同被謫配牙山縣并誌墓
光海始命逮受遺諸臣以与延興水火相抹為問目公承
問目為辭陳其曾与延興情誼阻隔之狀蓋丁未年間
宣廟寢疾彌留巫卜謂疾祟在裕陵羣往陵下作禳
事而宮奴女巫之主張其事者實裕陵時受恩人也朴
氏闔門必欲正其罪而兩人托跡宮禁有忌器之嫌使
人微諷延興延興不答自此朴氏恨之庚戌公之表姪
李公顯英為持平立捕女巫因之李公用他事遞職不
果究治及公置對擬稟指陳本無語犯宮闈之端李文
忠恒福諸公亦不以是為異而不幸宮中咀呪之獄繼

起亢賊以裕陵事滚成一端拈入頒教以爲藉口傍覌
者不復究其事之本末生平不相悦者因起而下石傳
訛爽實遂爲禍階
癸亥反正復公勳封時議追咎癸丑供辭蜚語騰藉至請
圍籬安置䣊康津縣公承譴怡然唯命家人多賫衣衾
以備身後而無幾微見色談笑如平日但飮酒數盃而
止曰罪名汚衊極矣不敢用酒自寬耳 擬行
公中身容貌黯然胡鬚被頰目光烱烱能二十里外人物
性喜真學時時不爲儒縛其居家事親無不曲盡兄弟
相爲知己言出莫逆與人處削去町畦胷中無所隱蓄

或言其太露則曰待人先設疑難是我自不信也所至衣冠如歸談笑溢席相對忘形不知其為貴人也神道碑

公雖早登名塗深惡朋比之習嘗曰是非何常之有吾胷中義理自當隨遇而定非可先以彼此為是非如白黑之辨也然當邪正之際及見人不義輒力加論斥丙申冬秋浦黃公自日本回於漢江候席顧謂公曰吾行代公公能知之否公愕曰未也黃公曰吾在釜山時一日平調信為私語曰聞貴國有朴某者其才諝盛望与公何如亦被 主上所親信耶答曰与吾輩朩耳別無所親信調信曰近聞貴國諸宰議使我國一人曰朴某有

才在朝主張時論可因此遣之一人曰某方爲　主上
所眷注且黃某入來其好爲議論有倍於彼可仍送黃
某不數日　朝命果至此誠可異云後類尋問金冢宰
應南注西崖柳相家所言如此其爲一時所憚亦可見
也
居家接物素主惇厚而當奉公益持清裁久托肺腑連姻
椒掖亦未嘗以一毫相干宮人至譬之枯葦盖言其難
爲撓屈也黃公愼乞解大司徒漢陰相使自擧代黃公
以公對李相言或謂朴公不能拒干囑豈家族故感性
復仁厚而然耶旣而曰朴公爲江原廉使時吾托以堂

從之為平昌守者甚至亡何以公事微過置下考朴公
果無所撓也蓋其一時論朝紳之有才譜者必稱黃檜
原朴錦溪云
鄭浹之獄人謂朝夕不免公尺閉閤夷然而已鄭錦南忠
信為來候不覺隕涕公則容色不少動鄭歸白李文忠
公李公亦歎服不已至甚彈章汚衊至癸亥極矣亦泯
晏然素履自靖一無求辨之意惟聞大臣以臨禍荒亂
伸解者歎曰加衊強解均為爽實乃因答鄭舍人書略
及之嘗謂錦陽公曰吾於風流標致宗服松江鄭相然
於談間時見愠色令吾自忖中心猶無是也毋亦鄭相

清節早樹而一朝見錦姜斐端誠有所不能堪故耶

處康津籬中一不窺外户宋監司象仁謂曰吾亦久困栫棘不必乃爾何自苦如是公曰台嘗備位宰相処已之道要与君不同及乙丑撤籬猶然户外之跡可数也恒自静坐看書淡然与世相忘至於詩章諷詠亦輟而不為唯惓惓宗國其遇官人輒以軍民利病切於當時施措者反復甚至 並家錄

湖南之俗素號狡悍而公居之人皆敬服得公片言信如甲令有事必走謁扣質及其移去莫不出涕遠將後亦餽問不絕謫中遭長姊及夫人之喪子濰繼亡羈孤憂

感人理之所不堪而亦能理遣屢遭機穽不驚不慍曰
黜檢吾心自無些累俯仰何怍常以自警編名臣言行
錄爲律身之本頗有所得旁通計筭甘石錄命家言尤
善御絶塵如飛磬控隨意財亦不習而能云行狀
壬辰之亂梧陰相當軸而白沙李公主中兵公凡有所慮
可以中於軍國機宜者每爲二公言之梧陰相未嘗不
稱善隨即禀旨施行裨益弘多時天朝大將軍李如松
駐平壤入流言檄召我國大臣聽赴軍前事情叵測梧
陰相請獨與公同往卒無責而還諸公爲之語曰若以
今日人物較諸三國某甫其爲周公瑾乎蓋以公妙年

有膽略能策大事故也

公按江原時聞耘谷元天錫於麗末著詩傷世多所發明而子孫累葉秘其艸藁甚固恐其久而泯也遂力為訪求表出若干篇號為詩史仍記所著年月其下又述跋文俾傳於世其好義闡微多類此

李太醫格一日謁公公方与南郭公聯席懽語仍泩西平韓公第韓公問曰甬涎何所来李以實對韓公稱公兄弟友悌不已曰余少時聞李公浚慶兄弟相愛甚篤一時傳美以為搢紳家模範今世如子龍兄弟友悌之盛當不減李公也

癸亥之禍後輩多不知公之為人論議頗峻如羅公萬甲
洪公翼漢輩亦然及公量移扶安洪公以邑倅至來訪
謫所久而護甚公卒後洪公操文吊祭其稱道之甚至
亾慮累百千言羅公為安東府伯路過公於忠原一見
便相傾倒至輟行期留陪數日而後去其氣度宏厚胸
懷坦蕩能為異己所悅服者可見也
公自少聰明好學每以早貴鞅掌不能專心問學為恨四
子詩書恒自誦念至老猶不怠晚在遷謫即取心經近
思錄兀然終日而讀之殆不記遍數從姪參判公潢嘗
曰叔父流離困苦前後數十載人所不堪而处之常裕

然心不少動此讀心經之力也

公於詩未嘗刻意然往往造語警切少菴 駕龍灣詩曰地連鴨水先封盡天設鰲峰蜀道難送金南窓詩曰白也詩無敵義之筆有神輓鄭相彦信石鄭遺命勿祔先壠復官之命適与還葬會詩曰佳城再卜非先壠丹旐新題即舊資此皆見賞於人者

南郭公每稱公詩精雅有致語其源委則實有以過於吾輩南窓金公亦云人稱南郭能詩固也吾以爲梧窓公詩尤好其長足以相埒而世不能知可歎可歎 鎰家

近世士林所倚有若梧里李公白沙李公玄軒申公湫灘

吳公守夢鄭公而已玆數公者不阿私以發公論也明

訾公之口哆若南箕公不自白數公者白之衆人所毁

君子所完其言足徵來世永觀 碑銘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二

金瑬

字冠玉號北渚順天人汝岉之子隆慶辛未生　宣祖二十九年丙申登第選入內局歷春坊玉堂江界府使癸亥反正超授兵曹判書策靖　社元勳封昇平府院君拜右贊成兼吏曹判書八道都體察使典文衡丁卯拜相至領議政戊子卒年七十八配享

仁祖廟庭

公總晬而未能語忽見蝶罥蛛絲便曰蜘蛛食蝶憎哉聞者異之七八歲能解文字氣像不凡長者命賦聯句即

應聲曰軍聲動天地見者知其爲遠器也鄭白軒李景奭撰諡狀

嘗從復讐將金公時獻經略湖嶺爲人所誣至削仕版湖

西章甫前後訟冤繼又有諸大臣言如李驁城恒福李

漢陰德馨力辨久後始叙尤菴宋時烈撰神道碑

爲全州判官時方伯新兼府尹一府之事判官實管之簿

積務劇賓客雜還而公左酬右應目閱口授案無留牘

莅任之日有一民訴呈狀以試之公欲罪之則已逸矣

後公適出城東門見一牽馬人卽曰此前日呈狀者也

其人乃服吏民神之

戊午賊臣籍射檄西宮將網打一世士類日以三淸結義

三清郎公之所居洞也光海方且鞫問乃集兵衛闕公
與洪公瑞鳳金公尚憲張公維趙參判希逸共待拿命
適首相奇自獻自鞫廳直向嶺東行且陳疏疏意指斥
賊爾以此趑趄之鞫且朴承宗與爾瞻相軋欲發爾奸
以及爾瞻揭榜城門懸爵賞募能告者有武人閔仁佶
素與爾善知爾事甚細乃疏陳其狀事得寢
是時倫紀斁絶天地閉塞公喜燕居痛慨志在匡復平城
申相景禛適來見公公知其人沈毅可與同事乃涕泣
言曰古今安有無母之國乎 李氏宗社朝暮移於蓊
卓之手吾輩以世祿之臣奈何畏滅族之誅坐視其危

亾而莫之救乎況吾二父同死於國吾二人不同死於社稷其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申公扼腕促膝曰此吾志也公仍謂曰欲擧大事必先戴眞主然後事乃濟矣申公即指今 上龍潛時君號而答曰 先王諸孫文武神聖無可與比殆天意也公曰此乃 宗社臣民之福也遂定大計相勉以死日夜與之謀畫者平城及元豊李公曙綾城具公宏綾川具公仁垕亦也辛酉秋完豊出宰長湍新置重鎭麾下卒且數百餘人公使子慶徵再往湍爲之約壬戌延平李公貴及完城崔公鳴吉新豊張公維亦又與之合謀勢益張公爲諸公所推

大将號令出於公已而廷平爲平山府使會有疑廷平者泄其謀兩司同請拿問故約日未發而羣情沮矣時平城出爲曉星嶺别將綾川亦出守珍島郡公憂大事之不成一日招諸公吏諭以戮力無不樂從訓鍊大將李興立以張紳之婦翁得聞密謀而疑信半之及往拜公聞公言始信而從之哨官李沆亦聽公之爲癸亥春

上在潛邸時枉顧公第達宵談論時公未嘗私覿有所禀事則令子慶徵往來至是始躬詣上謁公與諸公會于玉城張公之空第凡所布置之方殆盡規畫乃以三月十二日爲期先通于諸處至期日公與子慶徵及

申景裕景禋趙濬李聖淵亦率力士進西郊李重老自
伊川任所領其偏裨馳到坡州与長湍兵來會公令中
軍聚將士之散処者結為一陣受諸將禮訖由彰義門
而入有一宣傳官以光海命來察城門公命前行斬之
一軍振肅遂入闕中奉 主上御仁政殿廡下率諸將
以次行禮光海奔逬失其処賊黨逃竄未捕公即分遣
將士蹤跡之且令漢城府機察奸細之徒於是請招集
百官疏釋冤獄又請 上親幸慶運宮以 慈殿下教
頒示于大小臣僚差定尚瑞院一官奉護御寶 上即
位而光海不即廢公建白曰 世祖即位而廢魯山

中廟反正而廢燕山是皆為　宗祀也不有廢也其何
以興願早決斷　上謙讓不許又以非可擅行必欲須
慈殿之教復難其廢字之下公與禮官相議而啓之
久而後始乃勉從焉反正初賞揭設施大抵出於公者
居多夙宵劬躬鞠瘁竭神思數日之間鬚鬢盡白
反正初募集兵丁以備非常諸將各有從事官戎服帶釰
建旗而馳乘時逞憾擅作威福者間亦有之公力陳其
弊請罷募兵禁戎服後有議者欲以募軍作隊扈衛公
以為都監軍足矣　上從公言竟罷之公又啓曰内奴
二人有罪者白　上特命梟示人民莫不欣忭𧘂家治

國各有次第故內奴伏刑國人皆悅臣不勝欣賀又言
如有入告之事請不時登對 上曰非但此時雖常時
可以面對一日十請庸何傷乎 上方厲精圖治首以
振紀綱革偏黨為務公以為百隷之怠慢已久宜趂此
時先振朝綱兩司即紀綱之所存始宦無朋黨之論糾
正一出於公則人人敬謹誰敢不正而近日護黨之習
已痼紀綱何得以立乎 上曰若有護黨之人便當所
頭以警他人卿亦雖有大功如有所失則斷不饒貸矣
公再拜頓首以對曰自古作良臣不易為相臣甚易雖
如臣者他日或不無恃相之事如有罪過 聖上宜可

容赦乎

上因公啓命擇淨室以處光海而朝夕之供甚備及其將入江華也風日不佳公以水路爲憂　上使之由陸而行時廢中殿在魚水堂　上謂公曰　慈殿下敎廢主夫妻使之各處遠島而予雖受責不忍爲也公起拜曰

聖念至此誠有辭於天下後世矣

甲子賊适反兵漸迫公請自出征　上以公爲摠督軍門使節制元帥以下朝廷重公出請寢之公扈　駕而南常寢處于　行宮之門　駕次天安賊敗報至而逆魁奔逸公乃申嚴警備設伏益遠方賊之未及傳首也設

守公州山城以委之公公從 上上城中立於 上前
手扱所佩劍指畫城内外形勢論防守之策甚悉羣情
倚以爲固
乙丑兼吏曹判書公嘗慨然於黨論故逮秉銓專以調劑
爲志常謂人曰吾輩出万死反正者爲 宗社也今若
植黨扶私吾身則罔利矣奈非反正之本意何以此不
分私目雖平日擠公者隨才甄叙後輩多不悅先是吳
公允謙爲銓長時欲擬南以恭於淸望而未果完平李
相亦以爲南以恭雖与柳朴相親乙未年間重被罪罰
且無大疵類而不見收用誠可惜也公初擬以恭於大

大諫也間諸玄軒申相申相曰曾聞大論初發人有採
試其意者以恭曰寧斬吾頭去不忍為此吾甚壯之完
平又賛之公意乃決至是南以恭為大司憲朴炡俞伯
曾羅万甲朴在玉堂上劄劾之　上嚴責不允且以玉
堂無長官而無端斥始諫為非時鶴谷洪相為副提學
上章引舊例自列其不能力止炡朴之徑行公於筵中
備陳以恭平生長短且曰昔諸葛亮用許靖曰無其實
而有其名者靖是也此不過鎮人心之計耳唐太宗之
王珪魏徵亦皆捨其罪用之臣之用以恭取其長也當
以恭柄用之時臣為其黨所搆誣甚矣以常情言之則

臣當攻以恭而釋憾不當用以恭以致謗而只以今日
唯思奉公耳仍求遞職語甚懇已而　上下嚴教以朴
炡亦不可仍在論思之地並遞其職令該曹隨闕補外
諫院請還收遞改補外之命而不允繼而延平入侍措
語失當　上震亦朴炡亦特命遠竄因相臣陳劄寢不
行居無何三人皆補外公於途中啓曰羅万甲有偏母
年將八十目不視物惟万甲是依而以其邑近塞不得
俱往或遭終天之慟則有乖於孝理之政請移近邑
上不許
丙寅春翰林學士姜日廣給事中王夢尹奉詔來公爲儐

詔使見公周旋中禮敬重之和進詩章輒稱其絕妙及
其歸後因我使行寄公以書卷葛布公西價時以朝命
見都督毛文龍于島中公嘗爲毛撰其碑文毛甚禮貌
之所言皆從
丁卯春金兵入平山　大駕將出巡江都完平以都體察
使辟公爲副使公先入江都整理隄堰且進戰勝方略
數千言俄拜八道都體察使四月還以我國險阻山城
爲最遣從事李景曾于兩西審形便之尤者圖畫以來
建明于朝兩西及畿輔山城盡令修築西民之播流者
募屬幕府稱以牙兵論粮而養之事定後各送于本土

又就兩西空曠之地廣設屯田歲得穀万餘石餽兵賑
饑多有賴焉西民頌其德
戊辰夏拜左議政兼 世子傅時有一臺官論罷樂安郡
守林慶業蓋慶業以偏裨餽歲于公其實無多而一種
兩名名種煩瀆論者以為言其論慶業亦出於困公也
公即引入 上命使摘發發論臺官而削罷之公不勝
驚惶連章屢辭其疏曰增長大臣之氣勢消沮臺諫之
風采自臣始 上以公不安為施輕罰 並謚狀
有金趙二家女由私逕入內公啓曰嬪御之選必以法家
名族者所以重侍御嚴壼政而今此金趙之女既非禮

選則明是由曲逕而入也將來之憂宣特爲聖德之累
哉盡君心售國政未有甚於此者臣不暇遠引前代昏
朝之事可爲今日龜鑑 殿下欲尋亂亡之轍迹而莫
之悟臣竊痛焉彼若無因緣之路則乜不能自進其陷
吾 君於非禮不正之地者果誰人乎論其罪狀固難
容於誅殛伏願 殿下亟斥兩家之女罪其媒進之人
使一國臣民咸仰大聖人改過不吝之盛心被 嚴旨
引入 上遣承旨諭旨甚有悔悟意 神道碑
庚午青雲君沈命世用堪輿家進言至謂 穆陵壙中有
水氣其言遂行將遷陵議者以 英陵弘濟洞爲可公

爲摠護使建言 健元陵第二岡旣有 先王之敎今

不可撓衆議乃定竟遷奉于第二岡人謂公有大臣風

諡狀

自癸亥以來 私親崇奉之議相持未決適有以 中朝

宋戶部尙書歸示追尊者追尊進御 上以問諸大臣

公曰自初至今廷議皆以爲不可凡事順乎天理合乎

人情則異論何從而生乎周平王太子早卒而桓王立

當時去周公不遠而猶不追崇此甚明證矣 上曰將

奏請 天朝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矣公曰 天朝若

以外國之事而泛然許之則豈合於人心乎 上敎政

阮曰大臣有與李貴不和者終始排抑益李公主張甚力故云公卽出江上辭遞

甲戌秋 上欲躋祔 私廟而以祧出 成廟爲未安議以爲世室公將諫止子弟門人交謁更諫皆不聽其言視前尤切而其論世室則有曰先儒有言有所爲而爲者私也夫 中仁明宣實 成廟之聖子神孫豈不念成廟巍功盛烈可以百世不遷而皆莫之行到今有所爲而爲之則其與宋徽宗之追號仁宗者不亦有公私之分乎非但 元宗大王之靈不安於冥冥之中抑恐 四聖之靈亦有所不安也 上嚴旨遞職 並神道碑

丙子三月金國稱帝遣使要我以難從羣情憤激章奏紛沓迭請斬使金使聞之愕然馳還識者憂其禍急矣四月起公爲四道都體察使五月爲八道都體察使七月拜領議政時朝廷已絶和矣金乃貽書責以敗盟公以今日敗盟咎實在彼而反歸曲於我此不可不辨請遣胡譯持國書以入仍使詗探其情形而臺論非之譯官之行留滯灣上公又請催送及還難從之請有加於前矣公以爲斥和人執送亦語彼旣發端未必中止宜速遣使以示我國不爲輕絶之意而不果即送及信使將發三司爭執謂不可復事羈縻公深慮事機之急又請

速遣公以氷合之後倉卒有警則遠道之兵徵發未易
前所團束三南及江原先運精抄軍五千名後運一万
三百餘名請令西南兵使及春川營將赤領寧赴季冬
旬前各駐境上以氷泮爲限且令操練仍備緩急而未
即見施矣公見敵情異前請敕邊臣如有敵人復來而
其數或至百千則雖稱和請勿許縱入若不見從使之
干戈從事
十二月義州報變書至公卽啓請徵發三南江原咸鏡南
小道兵又請下諭西邊諸將令敵不得過安州西或致
深入則毋得以城守辭追躡其後使不聽直突於是令

摠戎使整頓畿輔之軍以扈駕且言 廟社主不可不預爲之所江華圍籬亦請移于喬桐須之西警益急烽烔已斷金先鋒數百三日而薄京城時李相聖求爲躰察副使公謂李公曰晝夜兼程不數日而入我腹内此兵家所忌募死士逆擊之則可以挫其氣矣遂遣幕下林恒壽亦五人率訓局馬兵及御營炮手四百人使之邀于要路旋因講和之議不戰而退 上將幸江都未出南城而金候騎已踰沙峴 上駐駕于崇禮门楼設所幸遂入南漢公与諸將會議審其局勢之際易禀上而分守之都監軍軍東城水原軍軍南城摠戎軍軍

西城御營軍軍北城軍兵僅一万三千餘賊大而兵不
足乃以帳下軍校牙兵分屬虛堞又令軍官朴洢男亦
領精炮数出戰斬馘頗多城圍日甚汗又継至雲梯重
甲迭襲三面大炮攻城日夜不止而外絶援兵内乏見
粮當此之時金亦未嘗不求成而使屢往望益深朝廷
議其報書而難於書式公曰此事極重人不敢顯言臣
雖頑然亦豈全昧名分而國存然後名分可議國亡則
將安所議名分乎當此危急之時臣則只以奉 聖上
脫重圍為急今日此事臣請擔當公泣 上亦泣一日
曉金人招我使臣李相弘胄往見而還回其志必欲質

世子而得斥和之人也且首唱斥和者金人自言已知 上曰何可忍此公亦言其不忍之意既娀上三面之軍捨堞而聚行宮外請出斥和人諭之而不可止俄傳敵兵數百餘上望月台崔相鳴吉入啓曰敵上東峯而我名空堞何以爲之 上曰事已急矣 世子之入送彼既自初言之 世子請自行今可送入諭以此意公曰 聖上難於送斥和之人而以 世子之入爲易此心足感天意而 世子雖出事不可辨矣及江都敗報至 上泣謂諸臣曰計將安出公曰君臣上下同死杜稷實是古人之格言君臣父子之間何忍爲此事

也崔相曰須於今日早決明日急通庶有万一冀矣公曰若或緣此而得續宗祀則幸莫大矣於是出城之議乃定

杞平君俞伯曾曾在山城因北城之失利疏斥公甚峻公將退伏待罪　上遣史官召公入公深自責且云慷慨之士忠憤所激有何可怪　上欲重治伯曾而以其意入圍城中不欲論以一切之法只命罷職是年五月俞伯曾又上疏斥公以誤事兩司從而論之請削黜七月罷職八月削奪而命自內司致月廩亦異數也

甲申三月二十日夜聿訓鍊大將具仁垕鑾黃瀷李元老

就公卧内具陳器遠叛狀已著多聚力士都監將官及
內三廳武士入直　闕內內應者亦多少緩之則事不
可測公從容指教卽令詣　闕上變又敎大將毋守常
程急發軍聲其罪先剪其羽翼器遠卒死士數十人馳
入　闕手撫劒自死士欲將有所爲見其黨已被縛始
乃擲劒於地而就捕焉應機於蒼黃之際立絶其大禍
者公之功也
乙酉　昭顯世子卒逝元孫幼冲人多以爲憂六月　上
引見大臣及六卿三司長官　下教曰予病作歇無常
氣力漸不如前艱危日以益甚國有長君　社稷之福

予意欲於两大君中擇封 世子矣公請問于羣臣
上曰此事領相決之可也公曰臣於癸亥奉 聖上撥
亂反正者為 宗社也又於山城定計決策者為 宗
祀也今日之計亦係 宗社之存亡臣何敢有異議
上曰卿意與予同矣以請明白 下教 上曰予有二
子而必有優劣大臣定之公曰此非臣亦所敢定然以
長順矣 上曰領相之言是矣乃 命 鳳林大君為
世子 並諡狀
冬前察訪李重馨上疏詆斥比公於柳希奮朴承宗 上
震怒竄重馨丙戌有内獄公啓曰王法私恩相為重輕

殿下旣欲屈恩伸法獨不可屈法伸恩耶　上怒命
放李重馨曰以今觀之重馨無罪矣公卽出城外待罪
俄以大臣言再下　召命或劝以卽趍申謝公笑曰大
臣去就顧以　君上喜怒耶神道碑
公長不踰中人而儀觀魁梧少時牛溪成先生見於逆旅
中大器之嘗魁監試解額又冠別試　宣祖覽其科製
謂筵臣曰年少儒多使兵家語亡亦知兵者耶
嘗以聖節使朝京行李蕭然一卷書亦不之市有譯官特
其親屬宮妾之勢驕橫陵人公重杖之皆爲公憂復命
之日果被推勘而不少挫焉白沙李相公晩許公以忠

年至論文苑師垣之寄指先屋於公知公深也玄軒申
相聞公撥亂之報謂人曰吾素奇其眼光矣真英雄姿
也
昏朝之政未及亂也清議推公且入銓矣有一郎官於會
議之日忽歸其鄕盖塞之也反正後其郎官逮繫逆獄
公力救之得脫焉其寬厚如此
其爲體府也有山行炮手數百人隷幕府公試閱犒賞樂
爲之用仍令各自告引得精炮數千名後移属御營及
丙子受命事已去矣而謂禦敵之具莫如鳥銃列邑之
不得教鍊恒由銃藥之不足乃别爲節目須布各道下

三道則以大邑雄府定為都會打造鳥銃而分定措辦
皆有條理丁丑金化之捷宗賴於御營砲手云
其処廟堂臨幕府必尊禮貌而重紀律如有遠者雖樹貴
不少假借每公會公在班行則人皆嚴憚之初守南漢
時公巡視城上恊守使俞伯曾離其信地遂拿入軍門
数罪而黜之由是人不敢擅離焉雖幕下軍校正衣冠
而後見之不以褻服相接少許可且不能飲而如遇會
心人則談屑霏霏侑以盃觴和氣藹如也最不喜雜術
迂怪之徒不敢近公門
先議政公有友人姓姜者早歿撫養其孤晉昭如已子公

受之亦如同氣賑穫衣食與之共焉其死也爲之經紀
葬祭無憾恤其諸孤恩義甚至
公不事生業一委諸内夫人歿後外方田地多有遺失者
有賜田在安山可数十石之地而抛棄不爲修築有一
名宦涎公子求之公笑曰清名之士亦求人之田耶遂
與之
公於晩年潜沈聖賢之書如心經近思錄朱子大全論孟
諸書尋繹不釋乎手嘗与土塘吳相論性理說後吳相
謂人曰左相閑居数年所讀幾何而多有實見得處其
天才不可及也尤好周易日有程課誦讀孜孜曰士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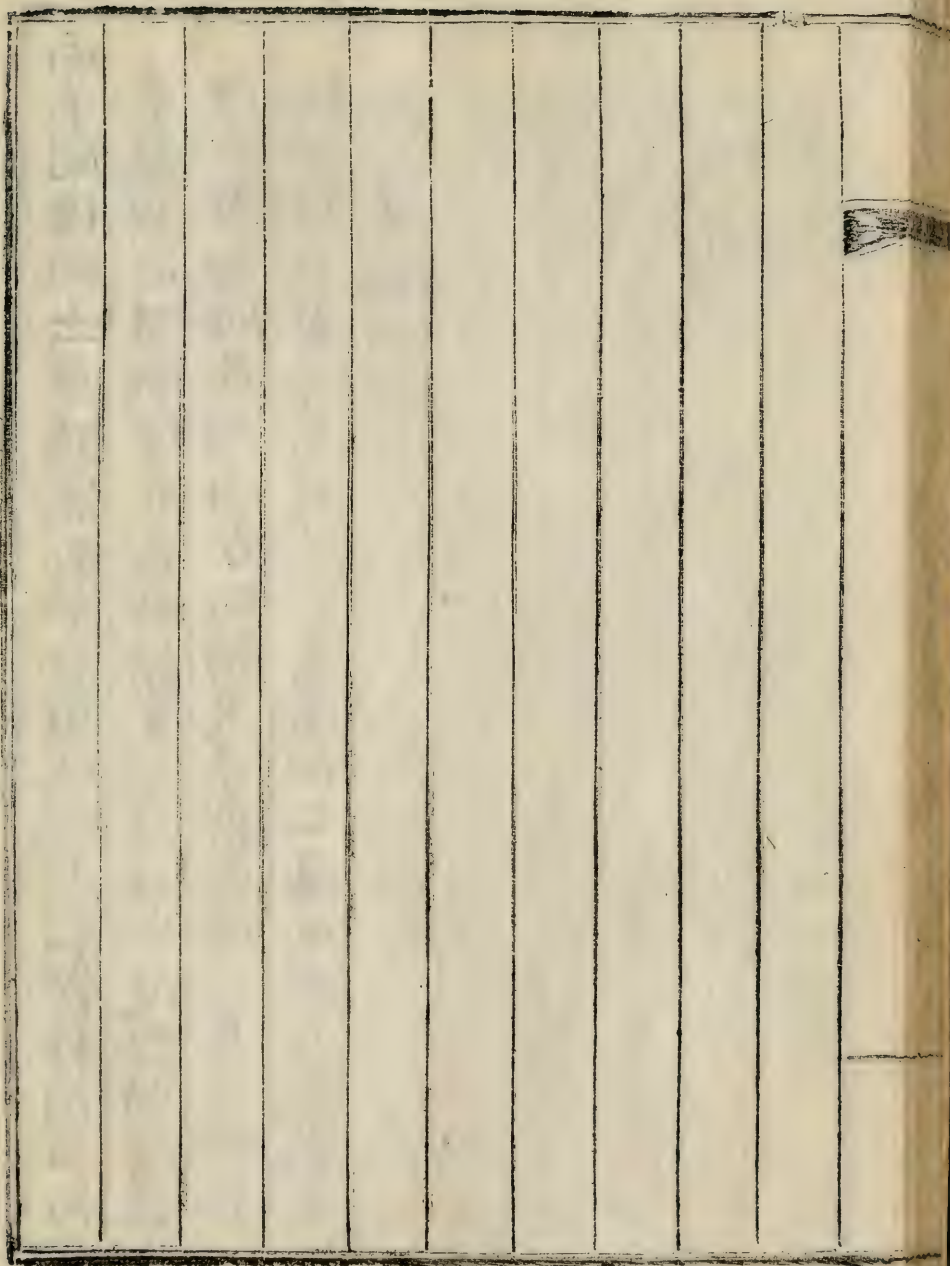
子必讀易而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如吾者適塡冥行知進不知退屢見跲躓無足恠也

文章天才絶人詩主少陵兼取西崑間以長公之豪逸輔之韵格淸健精鍊無餘七言近體膾炙於世者尤多其文沉浸乎史遷潤色之以昌黎氏爲古文辭氣力雄渾法度森然墓道之刻得公所爲則人亦以爲幸筆亦取骨而不取肉其法出於二王往往輝映於碑碣屛障者公手跡多焉

公前卒之數日謂其孫曰得蒙 天恩復出前古欲俟少間上箋以謝今不可爲我已搆思疏艸汝其書呈遂口

號而使書之其略曰區區愛君之誠抵死不泯惟願
殿下敬天怒以祈永命恤民隱以固邦本抑私意以納
忠諫進賢才以重名器一家人不忍即呈臨絶始呈之
上遣承旨問疾且答曰省卿上劄予極驚悼訓戒之
辭無非至論予雖不敏當書紳力行以副卿之至意比
傳公已不省矣聞者莫不悲之並諡狀
金昇平天姿豪邁尸局峻整又善文章有智略嘗於廷對
策論兵務甚辯世以為將相才因此雖在昏朝屢入元
帥之望癸亥靖　杜衆皆推為領首盖由於是也　仁
祖潛邸時三幸其家以圖大事及事成之後延平諸君

每當論功之際不相遜遞屈公曰鄙雖無似嘗蒙 主君
三顧之禮矣未知諸公能得此否衆不敢復言 南溪集記事
文晦李佑之告李适也諸功臣方主告密李延平崔完城
亦皆以爲信而獨金昇平以爲寃屢爭於 上前延平
怒曰金瑬必與同謀故稱其寃及适反報至昇平大惧
請亟誅被逮人奇自獻柳公亮尹守謙李時言玄楫亦
以絶相應內起之患上從之延平力爭曰被逮之人多
是位高宰臣必無盡與适同反之理至於自獻立節於
大論被竄者何可不爲辨白而並戮之 上詢于大
臣昇平又入對更請自獻亦四十餘人皆被殺

丙子胡將踰去京城震動金瑬洪瑞鳳李弘胄在相位和事旣無所恃戰守亦無所講矣瑬兼体察使啓曰虜若深入都副帥及兩西方伯請置孥戮之典 上以体察使亦難免重律爲教瑬曾主斥和之議及承此 教反爲和議 羅万甲丙子錄

李貴 忠定公

字玉汝號默齋延安人萬曆丁巳生壬午中生員庚寅拜康陵參奉壬辰初拜工曹佐郎 宣祖三十六癸卯登第癸亥反正策靖社功臣拜吏曹參判歷吏兵判官至左贊成封延平府院君癸酉卒年七十七

配享 仁朝廟庭

公之在娠權夫人嘗夢異人授以玉尺因謂曰汝家當得異兒以此尺藏諸甕中愼勿開見俄而視之水滿甕中有白龍蟠其中夫人心異之因以盈龍爲少字

公生二歲而孤隨權夫人流落南方年十五還京師始知

讀書學文爲舉子業時栗谷李先生珥牛溪成先生渾
相與講明道學爲一代儒宗公聞而悅之遂委身於栗
谷之門飭躬勵行從事聖兵之學略通大意交遊益廣
聲聞始彰兩先生咸以遠器期
自乙亥以後朝論分而爲二前輩爲西人後輩爲東人是
非不定互相傾軋栗谷甚憂之常主調停之論癸未後
輩論議益激屹欲盡斥先輩時栗谷獨爲不可時栗谷
方任大司馬寵眷益隆大爲後輩所忌嫉典翰許篈有
宿憾於栗谷因時議不悅上劄誣陷兩司繼發至以誤
國目之栗谷旣去朝牛溪痛其受誣上疏救解於是廷

議譁然並与牛溪而攻之朝議洶洶禍且不測公倡言
於泮宮与多士數百人陳章伸辨 宣廟始大悟下教
褒奬自此讒言不得入而 宣廟之待栗谷眷注有加
矣
始逆臣汝立師事栗谷假托仗名驟得重望時議欲引置
銓地栗谷止之及栗谷旣卒汝立見東人勢章反附東
人詆毁栗谷於筵中公見汝立詆栗谷之書盛有稱道
上疏陳其反覆之狀汝立自言其後又有絶交書公搜
索箱篋書牘又有汝立一書乃前爲賓三日書也力攻
東人至有去艸不去根必有後患亦語公又陳章上其

書 宣廟下教曰汝立今之邢恕也汝立遂狼貝而遁汝立雖去而東人之攻栗谷益甚公上疏歷擧栗谷与東人注覆書札明其血誠相告務欲打破朋倘而反小人所擠縷縷數万言疏入二十有六日 宣廟命招公詣政院拈疏中說話數款問曰事君無隱古之道也爾可悉數以對公答以文字不能詳盡請得面對 宣廟教曰即倉卒不能詳盡可退而書啓公曰君父有問而不即對非直也即索紙筆時承旨皆東人欲誣公以不解字故以禿筆給之殆難成畫有院吏在公後暗投一筆公遂取而書啓 宣廟益嘉之 並遲川崔鳴吉撰行狀

壬辰 宣廟西幸康陵參奉李貴募義兵數十人聞號召

使黃廷彧往鐵原注赴之見廷彧舉措失度不足与同

事五月詣行在上疏自請不能死於 陵寢之罪 上

特命陞敍又陳疏請對 答曰非不欲見汝予途次氣

力已盡何必面予所懷書 啓貴乃上章請親征 傳

曰備邊司招李貴訊 啓左相尹斗壽坐賓廳切責曰

此何等時而欲為親征乎貴對曰來此宰臣束手無策

徒為晝睡与其坐而待亡曷若 親征不然請遣體察

使斗壽曰黃廷彧方聚軍海西等處不必更遣大臣貴

曰廷彧大失人心不如不送今日朝臣別無奇策而乃

沮親征之計可尹斗壽怒曰國雖危亡亦有朝廷躰
面甯敢廷辱大臣乎貴曰今日亡國非李貴也乃大監
輩亡之而又悪聞人言更欲亡箕城乎李恒福亦 啓
請李貴為三道召募官且奉赦文宣布朝廷德義 休窩雜纂
先是大灘失守官軍逃潰號召使捕誅逃軍若干人又行
文列邑囚皆家孥軍皆畏匿不出公至則以赦文宣布
德意其家孥之在囚者悉放之於是軍情咸悅稍稍還
集時賊兵彌滿朝廷號令不通民間不知大駕所在或
云已渡龍灣峽中愚氓相聚為盗刼掠官府至於執縛
宣傳官集其標信公先送檄文宣告召募官某率義兵

某日當到伊川本縣亦抄軍以待羣盜聞之稍稍散去
公至縣羣盜皆公求自效遂脫宣傳於死而還其標信
具由聞于行朝江原京畿之民始知有朝廷矣
公在安峽巡邊使李鎰在兎山傳聞有尊貴之行由谷山
取路而東公曰此必 世子自關西出來也促駕而行
夜到兎山直入李鎰寢所告之故求與偕往迎之鎰怒
曰 大朝渡遼 世子已行江界寧有東出之理終無
意往迎公獨領所募義兵前向谷山果逢 世子之行
蓋光海以世子承 大朝監撫之命出向南方而衛士
孤弱道路阻梗 世子甚以為憂及見公大喜而加慰

諭仍賜以退膳公卽分饋義兵軍情益喜 世子特陞
公尙瑞院直長又褒聞于 大朝遂超拜工曹佐郎未
久有旨召公公到肅川謁見爲陳恢復之策 宣廟甚
悅特賜綿紬以褒之 行狀

天兵初復平壤以李貴爲宣諭官督運三道芻粮給軍門
貴行到開城府劉提督接伴使李德馨 啓請爲從事
官時天兵駐坡州馬料乏絶提督欲罪体察使以乏軍
興之律李貴自薦曰事急矣若用愚計馬太千餘石運
芻夫馬數百不難得矣躰察使劉泓叱退曰此非戲言
之時爾有何策可能辦此乎都躰察使柳成龍止泓曰

此人乞有所見因問其策貴對曰須者 東宮在伊川
李鎰所率伊川平康安峽兎山赤邑官軍聞急報一時
潰散皆籍逃案朝廷若欲盡行軍律則不可勝誅輕宥
則軍令不行今若出令步軍一名運太五斗到開城准
役十日赦其罪持牛馬運太一石者役五日則赦其罪
太則以峽邑儲倉發運而先運私太者以官太准給刻
日定限毋得失期則人皆樂趍軍法亦行矣成龍大以
為然具由狀啓遣李貴替其事牛馬三百頭軍人六百
名及期運太七百石於開城府成龍大喜卽以貴為体
府都檢察官 休窩雜纂

癸巳拜長城縣監時湖南盜賊蜂起古阜郡守尹先正卒
六邑官兵与賊大敗賊勢益熾公到縣抄淂精壯號為
膳勇軍遇賊猋馳霆疾無不一當百賊大惧聞膳勇軍
至者無不望風駭散遂捕其渠魁斬之寇患乃平公遂
簡閱邑兵教以浙法大築笠巖山城儲峙粮餉器械以
備倭觀察使御史相繼褒 啓賜表裏一襲且命陞叙
丁酉倭寇再肆朝廷有去邠之義迫於天將不敢發 宣
廟命世子先奉 廟社以行公時居安峽聞之大驚亟
馳赴之則 世子已到朔寧矣公見講官閔夢龍責其
不能諫止且曰若使朝廷有人不久將有召還之命盍

姑待之仍請面對 世子辭不見遂行公追到兎山伏路左痛哭而退俄而召命下 世子乃還 並行狀

時天兵滿城 中殿分駐遂安經費蕩竭領相柳成龍户判金睟招李貴於備局問調度事貴畫十餘策諸宰可以為可行 啓請李貴為京圻江原黃海三道宣諭官將行 上見事目傳曰李貴心虛之人此事目敢當与否議 啓備邊司回 啓李貴自初宣力國事多有功勞此事亦非此人不可其所條畫姑且先試三道然後行于他道云云李貴上疏辭不敢當任使 上下教曰不可以渠之辭避遂為更改斯速發送李貴既行調度

米太一萬五千石休窩雜纂

辛丑以躰察使李德馨召募官出巡嶺南時鄭仁弘在陜川負名驕恣巡察使以下斂避莫敢誰何公聞而惡之比到安峽邑宰不爲出迎公詰其故吏以出待鄭參議爲對公怒曰候我公也候仁弘私也仁弘何人乃敢威制守令若是乎遂移文數罪仁弘大怒亦無柰何以公牛溪門人嗾其徒文景虎䟽斥牛溪指爲奸倘於是天威震疊一時名士大夫綱打盡矣未幾宣廟擢仁弘爲大司憲公䟽陳豪强十罪䟽入不報公因此罷職然眷遇仁弘亦自此頓衰仁弘失意而歸於是士禍乃

已仁弘素以佼得名及公数罪激禍僑反頃歸咎於公及其晩節釀成倫紀之變人始服公先見

授安山郡守郡内有内需司奴婢皆冒法復户公執不許奴就訴内需司持步叩文書稱内旨令依前給復公曰苟有上命當自政院出步叩内旨外臣何敢發視遂拒而不納

辛亥陞通政壬子丁外艱廬墓側時主昏日甚奸宄交搆兩宮癸丑國舅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被誣逮係光海擬以極刑漢陰李公德馨白沙李公恒福俱在相位心悶其冤而不敢救公乃移書漢陰曰禍及國舅若 慈殿

何不救延興之死則雖欲力遏廢論無及矣漢陰答曰
事勢不便柰何公又以書爭之曰自古弑父與君皆出
於事勢之不便漢陰嘆息而不能從狀並行
鄭仁弘亦欲構殺李貴㑊李爾瞻朴楗亦先以削奪官爵
黜送門外論之主不聽特令推考問其情寔其間目曰
李貴本以兇悖之人自前傾陷士類非止一再胥構相
臣鄭仁弘指為叛逆已極叵測云云李貴力陳平生行
事及前後盡忠之事其言幾累万直陳無忌雖涉自譽
實無可罪之事故遂寢日月錄
丙辰海州牧使崔沂為人誣告將下獄親舊不敢省視公

往見之因得罪配伊川廢母之論始於癸丑而因人心
不服久而未發及戊午正人斥逐殆盡賊臣爾瞻胥百
官庭請去 大妃號謂之曰西宮錮閉宮門內外不通
光海意猶未滿必欲加以不測於是許筠白大桁朩希
光海意欲因作亂事未成而以他罪死民門相傳 大
妃已不諱人無不扼腕流涕者時公在謫無聊常注来
溪山得一奇石名之曰龍岩嘗題一絶曰吁嗟龍芳德
何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笑隆中諸葛老殷勤三顧豈
無時其子時白和之公見而喜之曰可謂父子知心矣
遂与時白及其弟時昉密有扶、宗社之志

己未因赦放還寓居西門外申平城景禎適來語及時事
一言相契卽招時伯与之定議盖申公与金昇平瑬李
完豊曙具綾城宏諸公先已有此計而未敢發至是約
始定是秋公適拜平山府使引平城為中軍与完豊合
謀舉事期日已定會有泄其謀者兩司請拿問公先海
疑不信只令罷職台論猶不止公將待命京中路過長
湍之赤壁頋謂二子曰昔蘇洵与其子軾轍過岳陽樓
曰卒天下文章過此橋吾今與天下節義二子過此地
豈不優於蘇家父子之文章乎公之赴平山鳴吉亦与
其謀及聞謀泄惧甚終夜不能安枕馳入京見公于城

西第公隱几而卧令婢子梳頭言笑自若嗚吉之心始
少安焉時禍機尤急賴有行計宮中者以故事得已新
豊君張維適到京聞謀慮有士林大禍謫公第劝公速
還鄉庄公以義責之新豊始大悟
時大將李興立將禁兵而與時相朴承宗為姻家諸公憚
之不敢輕擧新豊之弟今巡察使紳為興立贅壻公因
勸新豊令喻以義理興立慨然許之新豊回報公大喜
起拜謝之遂令興立為手書約長湍起兵而興立為內
應約既定公先到弘濟院會有上變者諸公因此多洩
期衆情疑惧公意氣自如部勒軍兵以待諸公畢會奉

主上由彰義门以入禁兵皆棄杖来歸曰生民自此
活矣即癸亥三月十三日也時光海在昌德宮而幽
大妃於貞洞行宮即所謂西宮也始諸公相議曰西宮
湫隘難容人衆不如奉往昌德宮以定位號公獨曰此
事光明正大寧有别慮且　主上不躬請而使人奉迎
於理有違不如留兵昌德宮而　主上親詣西宮問安
仍請復位於正殿數光海罪而廢之如昌邑故事可也
諸公不以爲然是日公承命与都承旨李德泂偹儀物
詣西宮奉迎　大妃不許公使其子時白白　上上卽
命駕詣西宮問安　大妃遂下冊立之命翌日拜吏書

參判

諸公議定大將公自以年老而昇平有威名讓而不居及是 上特命公爲京城巡衛大將李曙李适李興立亦皆屬焉不受節制者令先斬後聞時庶事艸創人心危疑六曹百司未及置員凡所設施皆出公手申景禛爲副將金自點沈器遠沈命世宋英望亦爲從事募選都民一日得三千餘人分番教鍊以備不虞始諸公相議曰今日之擧爲明倫也若因而當國用事是與希公者無異各有斂退之意公獨曰做此局者當此局若付別人終必有悔諸公不能聽信故朴興耇趙挺亦皆以舊

朝助惡之臣仍処相位初頭処置多失人望識者始知
公有先見也
副提學鄭經世於 筵中誦尚書功懋懋賞德懋懋官之
言諷 上修撰趙誠立亦曰勳臣自勳臣士類自士類
公聞之啓 上曰聞兩臣有所云云臣亦請退去 上曰
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也此
宣勳臣辭退之時乎即日命招趙誠立令詣第謝失言
時毛帥差人孟推官者在舘性貪要索銀貨甚多朝議以
為反正之舉本自光明正大待天朝人當以禮不當以
貨公爭之曰天朝隅遠外藩事情何以得知之若差官

怒而搆誣我則事反難处矣諸公不以爲然其後果被
差官讒誨朝廷費力伸辨久而後乃釋
毛帥在椵島惑於盂推官之讒言公上疏請自往分疏兼
察西邊軍政　上答曰卿爲國請往関西至於再三良
用喜悅但卿不可離京遠往也公又上劄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奴賊十万之衆隔江怒逞反叛
之徒相聚伺釁臣恐侵凌之患朝暮且急也又以平日
所著論兵之説書諸一册以進
仁城君珙　宣廟第五子也光海廢毋收叙時珙力贊廢
論以媚光海反正後收議庭請之人輕重得罪　上以

珙至親特貸之時國事初定人心危疑有李有林者謀
變事覺供稱將以珙為推戴 上命勿問公於筵席諫
曰珙於收議獻弑逆之議庭請為宗戚之倡自絶倫紀
罪在罔赦今日不問推戴之教將啓 宗社罔測之禍
上不答公又上劄曰五倫之中君親居先人而不知
有君親在法殺無赦珙之於 大妃義則君臣親則母
子以母子而請弑君母為倫紀之罪人而今又為亾賊
之奇貨 殿下曲為全貸非所以為 宗社計也疏入
不報
副元帥李适持重兵在外使其子栴陰結失志之人約為

内廰有人上疏告變先捕在京黨与按問皆不虛辭連
領府事竒自獻知事柳公亮同知金有亨俱係獄未及
供招鞫廰以适勳臣疑不信只請逮梅公曰使适無是
謀則已不然其父将兵在外而只逮其子彼豈肯俛首
聽命乎不如並逮父子有寃則俾還任所有何不可諸
公不從公扵榻前抗聲力争言頗過激遂被推考之命
使者至寧邊捕梅适陳兵斬之遂反報至朝野惶駭
上即引見公曰悔不用卿言致有此變卿料今賊勢如
何公對曰适素悍勇國之精兵盡在其麾下誠難与為
敵而黨与多在城中恐有意外之變不如奉　大王大

妃移御江都 殿下親率三軍禦之 上問大臣大臣
以爲不可而止時賊勢日急朝議以爲在京被逮人不
可一一按問宜盡殺之以絶禍端公爭之曰國事雖危
急獄体何可不顧且殺一不辜王者不爲今不問而斬
之恐有横罹者後必有悔諸公不從公又曰奇自獻之
爵廢論且爲大臣尤不可疑似逃加刀鋸遂縊殺之
賊入黃海道 上命公出視臨津防守公至坡州聞賊兵
且至卽促駕馳赴臨津守兵皆潰賊已從灘渡兵公遂
馳還詣闕 上引見便殿執公手曰不用卿言致有此
變計將安出公餒甚不能對 上命小宦取飯而饋之

公曰事急矣請於當日渡漢以避其鋒 上即許之渡漢二日而賊入城矣言者論公前視事臨津不能督諸將把守喧然攻之玉堂又上劄請罪 上不許只命白衣扈駕未幾特命叙用車駕還京公自以臨津之事不過承命視師原非領兵之將而言者論罪過當即退処江舍陳疏自白仍乞骸骨 上答曰此非元勳辭退之時卿其勉輔寡昧以濟艱危仍下公劄于大臣大臣回啓曰玉堂之論李貴辭極過越然豈有搆陷之心哉李貴以此亦欲辭退亦未妥請命招察職 上批曰李貴實無死罪而論之太薄設無搆陷之心豈不非哉其時

陳劄之人適職可矣時公在江舍　上問饋不絶召命
屡下公上劄曰臣氣質難変舊習猶存豈可更入朝端
惹生風浪乎　上曰卿乃与國同休戚功存社稷之重
臣國家危亾安忍坐視不救乎仍遣禮曺郎官敦諭公
不得已入城上劄辭職且曰自　殿下龍興以來苟有
一得若口極言至於榻前流涕而不知止廷臣皆笑其
狂妄臣言雖驗於後日而無及於目前　上答曰觀卿
上劄予甚靦顔不用卿言貽辱　宗社惟予之過於卿
何有卿須益殫赤心以紓時艱
始逆獄之起上變者及其黨与引服者皆以珙為言公以

爲珙之與賊通謀雖未能明知而危疑之際屢出賊口
不思先事隄防非得計亦非所以全珙也乃上劄曰珙
旣負廢母之罪不可以至親而貸之且以頃日獄招言
之托以科業居接隣家与仁城昏夜相從云者尹仁發
之所以言於文晦也光海之築宮於仁王山下是卽仁
城爲王之兆云者鄭邦說之所以言於李佑也舉事之
後擁立仁城第二子云者韓訢之所以言於金光熽也
設令珙不知豈可不思先機処變之道乎不幸而変出
意外大者用甲兵小必用刀鋸豈所以存全之道乎疏
入留中

公曾在癸亥以昏亂之餘田制不均軍政多紊欲行號牌
量田法以為整頓軍民計屢陳榻前事將施行因兵亂
未果至是又上劄建請 上以變亂纔定不許
乙丑 王世子冊禮成公在江舍自以元勳未參盛禮望
闕涕泣及公入城 世子卽命招見公引晝講入侍啓
曰今日得見 東宮容儀夙成眞 宗社之福也第聞
方讀十九史略臣意帝王之學與凡人不同心志未定
之前必以嘉言格論日陳於前方有德器成就之望請
依先儒定論先讀小學四書以及史記又請以金長生
張顯光朴知誠為輔導之官又擇朝臣之子年幼端良

者居常侍奉誦讀文字以期成就之效

憲府風聞　王弟綾原君殺人啓請查治其宲所殺者宮奴也國法殺其奴者減其律不以殺人論　上以憲府搆陷王弟震怒並遞言官公上劄陳曰綾原君殺人之事巻言籍籍言官隨聞請罪有何搆陷之心　殿下輕蔑台諫無異廝僚言涉貴戚則無曲直例下峻批臣恐中外有識之士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也　上答曰劄中所陳無非格言益嘉卿愛君之忠

玉堂論大司諫南以恭不合臺長吏曹判書金瑬以年少輩不與長官相訌徑為上劄恐啓不静之端於進中伯

上上疑其黨論而其惡之應教朴炡俞伯曾校理羅
萬甲並命補外三臣者皆當時之望一朝遠貶摧折太
遽聞者咸駭大臣政院三司爭之皆不聽公上劄曰南
以恭猝拜憲長人皆致訝玉堂所論非有他意 殿下
譴斥太過至有情外之教甚未安也又於筵中爭之仍
歸咎吏判 上曰天使將至姑捨是先議接待事可也
公曰 殿下何爲托他事而不欲聞臣言乎此事所係
非細不得聖教則臣不敢退仍極陳炡朩冤枉 上不
答南以恭在 宣廟朝久處樞要及癸丑之變以非罪
被謫金瑬在銓曹務爲調停之論仍推轂以恭後輩多

不悦遂有玉堂之論金瑬慮其有獘而裁之公又以朴
炡亦素有直名不欲摧其論事之氣二者各有所見而
議者多以公言爲是
時軍額多耗兵曹議行籍軍公建議曰民散久矣今雖籍
軍勢必逃散終無益也宜先打號牌法丁壯有恒產者
定役貧者稱餘丁歲出布一疋充軍需兩班中健者稱
武學俾習武藝爲別隊弱者爲保率處置各有條理則
民不愁而軍額自足矣劄凡三上皆爲當事者所沮
上意亦以爲難行一日朝講極陳號牌籍軍利害仍及
朴炡亦事涕泣慷慨語多侵金瑬　上盛怒曰日晩矣

速罷經筵公又進言曰 殿下詔臣令退然不盡言則
不敢退也臣忠憤無他騰曾与申欽鄭經世張晩亦爭
辨過當至被譴罰而事當兩無疑阻者所爭公也今金
瑬不能釋憾雖欲同事不可得請從此辭矣 上又不
答旣罷 上下教曰李某恃功驕恣慢蔑朝廷事極可
駭先罷後推以懲勳臣縱恣之習朝議決意籍軍將差
遣御史公時退居江舍又上劄爭之 上意乃悟定行
號牌之法行之一年民趍役恐後始言不便者到此皆
稱便
公引見語及邊事 上曰卿嘗謂西邊姑無患今年事勢

如何對曰今年則似無邊警臣意欲於關西復設五鎮管法募集土兵修築山城使守令各率其民入守扼險清野以逸待勞勿徵南軍以固根本方為禦賊之長策今者合一國之力專守當路一城或不能守則他無所恃賊必長驅如入無人之境非計之得也臣從前屢請自往料理而 聖上終不允許若蒙採用此策則邊上幸甚 上曰抄發南軍万餘姑勿赴防令於境上待變何如公對曰賊未來而先發內地軍兵雖未入防其勞民動衆則一也時廟堂以西邊為憂三南軍兵並令留待境上朝命已下矣 上因公言大悟即停之

十月因求言上疏曰上年逆報之來上下蒼黃其在獄三
十八人未暇查問一時誅之其間豈無抱冤者臣竊見
殿下前後治獄例存欽恤生而被罪者次第見宥死
而抱冤者無路得伸王者之政豈以生死有間哉 上
答曰卿言是也即命大臣議之奇自獻柳公亮全有亨
玄楫亦皆得伸理公議多之有亨之鎰聞公之沒為之
心喪三年哭泣悲哀如喪父
上之初即位即下所生父母屬號議定之命禮曹判書李
廷龜副提學鄭經世亦以為 上以支孫繼祖統是与
為人後無異但以孫繼祖非如以侄繼叔之比父母之

稱不可改也於是追尊 元宗稱大院君 仁獻王后稱啓運宮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考字其祭式依德興故事以 上弟綾原君俌主其祀時金長生朴知誠皆以伎臣被徵入見而兩人所見又不同知誠以爲旣稱父母而以弟主祀於禮有違喪必三年祭必自主朝廷指爲迎合譁然攻之知誠遂棄官歸鄕長生上疏以爲帝王繼統與凡庶不同雖古者以兄繼弟亦稱爲祖禰主上稱考於 宣廟稱伯叔父於所生方爲合禮 上下教曰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身長生之論亦不淂行矣自上年冬 仁獻王后疾篤朝廷預試

服制而禮無可據諸說紛紜或云當用庶子爲父後者
爲其母之服或云當用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或云
當用父在母喪之服議未歸一反是 仁獻王后薨
上命禮官定行三年之喪於是大臣三司伏閤爭之連
三啓不止 上不得已遂下杖期之命諸公仍固請降
爲不杖期 上終不許公於闕庭力詆大臣退以上劄
略曰 宣祖王子十四人臨海無後光海父子以罪廢
大院君即其次也卽禮所謂合立者也今 殿下以大
院君長子建大功承大統若是大院君在世則 殿下
之讓位如玄宗之於相王令雖早世子之於父豈可以

亥生而有間今之議者以宣帝之繼昭帝爲比此則大
不然宣帝之於昭帝從祖也旣後昭帝而又考史皇孫
是二本也 殿下以宣廟長孫直承正統有何二本之
嫌以傍支繼正統則爲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禮也以
長孫承祖統而合立之父待以伯叔欲以爲人後处之
此全是生誤認禮文之言而擧朝靡然如李元翼以元
老之臣亦主其說至以去就爭之其無識見可知也且
當初議禮旣以稱考大院君稱祖 宣廟爲定則是不
以爲人後处之也旣稱父子而降爲伯叔父之服果合
禮經乎臣又見庭請啓辭曰稱考者枡宜不淂已之稱

稱考爲何亦事而可以𥳑宜稱之乎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者也李元翼素有人望而識見非所長故頃於啓運宮疾劇之日 殿下欲祈禱山川元翼以爲僭禮而止之夫諸侯祭封内山川禮也 殿下爲一國之主不得爲其父母祈禱於封内山川乎

丁卯虜兵深入要和劉海請見庭議執不可崔鳴吉於榻前啓曰觀虜求和似出實情而劉海請見甚懇爲宗社大計屈意一見似無所妨 上遂決意見之自此和議定而衆情益激攻和之議始起鳴吉旣被劾而去廟堂諸宰稍稍變其初說公獨挺身當之与臺諫爭論

於　榻前曰不能戰不能守而又不能和則將置　宗
社於何地且曰今之廷臣孰不欲和事之成而外爲大
言圖免時謗此非事君以直之道至於涕泣憤罵聞者
莫不駭怒而不爲動一日於　榻前李蔡力言和事之
非語多侵公至謂之逢迎公曰今日和議与宋朝不同
岳飛有滅虜之勢而秦檜主和殺之故爲万古罪人今
李蔡無岳飛之勢而徒能大言乃韓侂胄之類也旣退
臺諫以公面辱言官論以罷職　上只命推考
拜判義禁時有定配罪人初配湖西臺諫以罪人家与配
所相近請移配西邊公上劄曰徒年非重罪若移西邊

則是律之遠竄也朝家定罪各有其律不可以一時好
惡而輕重之 上答曰臺諫言是也御史過爭辨無乃
不可乎公上劄曰臣所執者法決難撓改請使他臺上
改定配所 上下教曰李貴雖重臣亦一臣子告君之
辭不當如是無倫遂命改差公詣 闕啓曰臣之欲守
王法寔出於為國盡忠之心而反為無倫之歸辛毗之
裾朱雲之折檻中主猶能容之以 聖上之大度不能
容一垂死守法之老臣乞賜骸骨歸 上以安心行公
為答
國家自有朋黨以來垂六十年 上自初即位深惡其習

搢紳間有言涉黨論者皆斥不用以此排軋之風少止
而往往有形跡太拘之嫌公以為善善惡惡得其當則
朋黨自消專務包容而是非不白亦非為國之道乃以
癸未風雨錄丁亥万言疏上劄投進 上答曰黨之一
字雖朱子之言予亦惡聞卿勿復言公因此辭職其後
入晝講啓曰 殿下頃日答臣劄曰黨之一字雖朱子
言予亦惡聞聖賢之言何可輕為非斥 上曰大賢以
下其言未必盡善如孟子之言往往不無後弊公乃退
而上劄曰 殿下不求大賢立言之本意反以有弊為
教臣竊惑焉 殿下徒有惡黨之心而未知破黨之要

仍以朱子與留丞相書書諸劄尾以進　上答曰後世之人不識朱子本意遽以引君爲黨爲心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予不敢嘿無一言

庚午二月傳聞奴兵犯皇都朝野惶駭而未知虗實　上避正殿以待之公請闕　啓曰君臣之義父子之倫乃古今之通誼天地之常經今日皇城被圍之報雖未必的知而旣聞其言則當先抄發軍兵以俟　天朝徵兵之命若欲亦待的報而發兵則緩不及事矣又曰旣聞君父被兵豈可以傳聞未詳而不思預講勤王之策乎臣職是主兵自聞此言廢寢与食躬詣　闕下敢暴愚

衷 上下教嘉奬郎令廟堂議處廟堂以姑待的報爲
請公累上劄爭之言益剴切識者韙之
辛未 上引見靖 社元勳於春輝殆而不令承旨史官
入參 東宮伏於左兩大君伏於右 上親執爵以勸
勳臣如家人禮金瑬曰今日承旨史官不入甚爲未安
公曰臣意則不然 殿下不爲此末事故國勢如此矣
因歷陳 祖宗朝待勳臣故事盖公常惡朝廷太拘虛
文而君臣情義未免阻隔故其言如是酒酣公進曰臣
欲起舞惜無聲樂 上曰雖無聲樂亦何妨焉 上特
爲慢語以戱公而公性直不悟强欲起舞而醉未能也

並行狀

七月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臣前後所爭祖子孫相承正統古今天下安有異議張維鄭經世張顯光輩所引諸說皆爲人後之君私尊崇其所生父母者也與今日殿下之承　宣祖統不爲人後者大相不侔而廷議惑於無據臆說卞爭此禮爲立節無異矮人看塲使莫重大禮迄未歸正此　殿下之所至痛而有識臣民之所共憤惋者近日廟堂所講論者無非軍務之事而臣之所先見者明父子大倫也大倫一定而天下之父子者定矣臣之一劄二劄至於三劄而不知止者無他欲明

大倫於天下万世也廟有二高祖又無禰位前古所無之大變定此大禮一刻為急伏願 聖明令大臣速為議定以明大倫 樵錄

公嘗於 筵中啓曰 殿下欲定大禮 元宗追崇 則須先召朴知誠引用所見明正之人然後是非可定也又曰小臣若為吏判則如朴知誠者布列朝廷何難於定此禮乎無何拜吏曹判書持平吳竴論公銓長之除出於 筵中自請有曰天官冢宰為任如何而人臣敢以私求人主敢以應求哉 上下教曰李貴之自薦殆無虛日若因其自薦而應求則為相亦已久矣以自薦為非則何

以到今始論以廳求為非則兵判時何不糾正也公上
劄辭職曰臣非不知朝廷之上禮讓為重而見 聖上
卽位以來國事日非時事日難是非不明大倫將晦臣
誠懷慨憤懣爭是非於大臣則時肆詆罵不知大臣之
為重爭是非於君父則極言竭論不知君父之為尊至
於見大臣謀國之不臧則寧欲身當大臣之任見銓曹
用人之不公則寧欲自居銓衡之地榻前自薦非止一
再以此君上見輕同列笑侮臣非不知而欲禁不得臣
之實無好爵之心國人所共知也然臣旣稟有是言而
除拜之命適出近日縛之致疑亦或然也執義金世濂

掌令李垌朴安悌亦繼發請罷之論 上特命並補外公不自安力請辭退不許

壬申冬金汗移書恐㤼朝廷議增歲幣公上箚曰謀國之道戰守和三者而和者乃戰與守俱不利然後不得已之計也徒恃一和字而無意戰守則國必危矣仍陳兩西兵使專守一城之失計 祖宗朝平安兵使設營於寧邊體察使張晩以安州當賊要衝遂移兵營於安州公屢爭之而不得及丁卯之變安州城陷兵使南以興自燒死賊退後朝廷改築安黃兩城仍爲兩西兵使入守之処公又苦口爭之蓋公意欲於兩西諸邑各設山

城賊來則入守去則出耕而兵使為遊軍應援諸城方
為万全計故終始眷眷不已十二月又上劄陳分兵農
擇將領復鎮管抄選兵撫險清野凡十四條 上下其
劄于備局公既与備局相左而忠憤慷慨見其言之不
用往往輒加罵詈備局亦頗苦之回啓曰兵難遙度謄
送劄本於兩西監兵使參以道內事勢処之 上而事
涉推諉不允於是更為回啓曰分兵農一款不可輕議
據險清野亦事請令帥臣着宲施行皆推托之言也
公自少慷慨有大志以經濟自期 宣廟朝數上書言事
人多嘲笑目之以疏魔坐此拓落不偶以至白首遭逢

以來感激奮發欲大有施設所言皆經國大計諸公多以爲濶於事情而 上亦疑其不適時宜雖不能一一採用遇有大事則必召公決之其於事君之際專以勿欺爲主至於屋下私談不欲令 上聞知者靡不上達故人皆憚之雖親愛公者不敢以私語及於公登對之時言及朝廷縷縷不止繼以涕泣史官疲於記注筵臣倦於聽聞惟 上察公悃愊不以爲過也其心虛而無物其氣剛而不詘其言質而不華其慮事遠而不求近效其忠君憂國之念發於至誠可證天日所謂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其在公歟並行

己丑汝立之獄李貴謂辛慶晋吳允謙鄭曄等曰逆賊出於東人治獄一事自上必專委西人而西人中位高望重者惟鄭松江一人而已松江雖有清名雅操而力量不足不能鎮定浮薄之輩則此西人他日無窮之禍吾欲言于松江未知僉意何如皆應曰諾貴遂与慶晋偕至鄭澈家謂澈曰此時治獄雖以亡師當之猶恐其鎮定之難況大監乎設使大監处事十分無欠自東人觀之必不滿意大監其亦知此乎澈曰君等之言正如吾意吾何敢不盡力乎及辭退貴又曰大監若信吾等之

言事事協於人心則吾亦當要見大監矣不然則大監之門永絕吾亦之迹矣未幾澈為委官推鞫之際時或沉醉戲談頗失人心貴數月不往見一日於路上澈見貴令下吏固請之貴与成文濬偕至其家極言時事乖悖之狀澈掉頭搔手曰君之前言極是極是如此輩非吾所能鎮定也嗟嘆久之

當鄭彥信之罪犯欺罔也臺諫以按律論啓時成渾欲上章伸救而未及陳達李貴為伎生時往見渾謂之曰先生雖欲陳疏始諫時方論啓今明間若蒙允則事未及矣不如貽書委官言于始諫使之停啓可也渾卽為書

授貴直送于鄭澈澈曰吾意亦然但主論臺諫崔滉与吾情好不容難以書通君可為我傳說貴卽往崔滉家因其子有濟告以鄭澈之意滉以貴為動揺始諫与同僚具宬亦將欲避嫌請罷貴適遇具宬於金長生家責之曰吾與鄭協自少相切洞知其家無与逆謀故盡力周旋君於鄭協亦為故舊而不能立異以救其父反以我為動揺臺諫欲避嫌請罷朋友之道果如是乎並牛山集

余居家待客常以任真為貴不主末禮故親朋亦知此習一日李長城玉汝官罷歸鄉道過京城訪余於家適余不在玉汝勒馬臨門呼女奴分付曰為我語吳嫂我侯

令公歸家卽當再訪我管下奴子幾名馬幾疋可照此數具夕飯待之萬勿遠誤未幾余自外至則吳娘笑迎曰人謂長城迂濶今果驗矣進賜不在而勑我具飯如自己老婢少無難色俄而玉汝携妾叩門押坐中堂進飯相囑不知有主客之禮白沙雜記